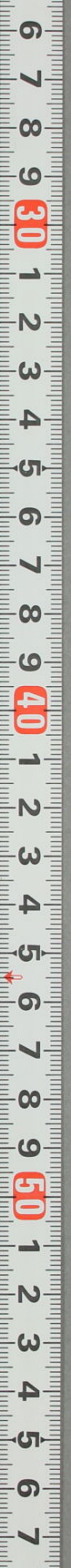




論語通

三

□ 12
930
3





門 田 德
號 930
卷 3

論語通仁里篇



論語通

日本 平安

井川長恭述

里仁篇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朱註以斯章為擇里居之事自鄭玄諸儒皆既以里居為說我尤平穩然孟子因論釋術引斯語下更廣為尊齋安宅之說夫子當初發斯語也雖僅因論擇里居子其視學者之意蓋亦如孟子所廣也已故讀斯章者宜於言外求夫子之意皇疏載沈居士說是也何者設夫子言其上於擇里居子則宜直曰仁里為善今先言里而後及仁則其言既緩又為美者為旁觀之辭如以講為擇居者言之則其語意不為太

緩漫字故謂夫子斯言實有所比託也朱註曰里謂
有仁厚之俗言里居之人仁厚成俗也我最協矣
古義蓋實得夫大意但失辭故不可從也但徠亦如
仁齋說而病字其不得辭也於是訓里為居原諸荀
卿書為有擾也然處仁語相犯故又謂里仁為美為
古語擇不以下乃夫子之言也臆斷殊甚且訓里為
居雖孟荀可證彼亦借訓耳矧其人皆宗孔子疑亦
據論語有所言遂推弘其義言之爾曷足以證斯言
矣又里仁之仁為仁德固為純美之德豈容復揀擇
哉於我為不通又鄭玄仁者之里是言比里仁者之
所居故曰里仁如其說宜曰仁里乃猶可言也今日
命里仁則其說誠為不通但徠里仁之美要之將來不

害之甚乎又難朱註仁厚之俗稱里仁拘矣夫旌別
淑慝昉於里居古之道也故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
是也家國可言仁也鄉里之不可言仁者何也且聖
王之化將舉天下而仁之者也故曰如有王者作必
世而后仁矣唯里而難言仁而已哉人曰古人著擇
居之事至少矣是亦取諸其臆者耳遷居擇邑古者
人亦以為常事也故周禮比長職云徙于國中及郊
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旌別而行之王制人曰
將移于諸侯三月不徙故自諸侯來移家期不徙故
及孟母三遷之類其謂之何可謂安矣程子訓里為
居言里居於仁厚之鄉也春臺取程說訓同義殊按
斯章說諸儒皆錯會其義唯明儒張振淵說統曰此

章是影借說莊子所謂寓言十九也最得本旨又按
表了凡曰知所擇其而猶不處焉是虛見豈得為智
夫人都以能擇為智而夫子獨以能處為智此仁智
合一之學論語微謂焉得知與智者利仁其義相發
亦此意也蓋下章兩處字與利字相應可見知者能
處仁矣春臺取程說似矣然其援用之意還用已解
故不通夫仁者天之尊爵人之安宅豈須揀擇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

貧賤多窮困富貴多佚樂故先多以富貴與貧賤充
約樂二字義我固可通然本文未說到貧富而富貴者
有時而窮困貧賤亦不可謂無樂事則唯當還諸約

樂字釋之斯章與前章義本不相涉然細玩語意義
實相發讀者宜察蓋上章能擇者知者之事也然徒
知揀擇而不可處仁焉是未足以為智也孔門之學
宗仁故所貴於知者以仁而已斯章主意亦在勉學
者使之能處於仁也故結語雖行智並稱皆成德之
事非階級之謂也夫于視學者到底歸重於智者利
仁一句讀者不察以夫于直贊仁智之人則所謂買
樞還珠之說也按久長互言文相變耳蓋凡人之所
能長且久於身所處者其意安于斯也如其意所不
安則必不能久於斯也久處兩字即下文安字易大
傳曰安土敦仁故能愛正謂此仁者安仁之事也土
者即謂其所處之地言窮約安樂皆素其高位而行不

願其外仁者之心而君子之德也。渠君子之心敦篤於仁，所以能久長其美，而不為外物所汎濫也。仁者之安仁，其若是誠可尚哉。然是成德君子之事，苟非所性於斯德者，則未有能與茲焉。然凡學者雖未能如仁者安于斯，苟有志於仁者，而有可以能久長處於斯而得無失之理，於是乎旁稱知者以證之，言如夫知者於仁也，固非其德矣。明其未能如仁者安于斯之純然無間者也。然其深知仁之可尚，而有益於己也，實好深求，而無厭，所謂利而行，亦足以不汎濫於約樂者也。由是觀之，雖人未能躬其德也，苟求諸己，則無不可為己。又曰：吾未見功不足者，比之謂也。是夫子稱智若以勸學者之意，蓋仁者之處仁

性者也。故能安焉，知者亦能處仁，然未能性安焉，擇利而處焉者，也是前章擇處之知也。利先儒以來，以貪利為解之何者？仁者安仁，既得而有諸己者也。利者已未能有斯德，唯知其益於己，而欲得諸己者也。故貪利之利，得之者憂，以順利之利，人謂為仁者導，違其仁，令可行，非自行之也。一聞耳，迂僻殊甚，不可從。或謂銳利之利，是因中庸曰利而行之者為說也。則為有據焉。然彼文與下勉強而行之者，數言銳利之義可用也。是利仁，併勉強亦在其中矣。不得與彼文同也。其意蓋謂知者亦成德之事，難以學未成言之也。是似矣。然解經義宜從其意所嚮以為之說。如斯章雖仁智並稱，去意明處仁之道，故仁者安仁為

成德知者於仁未可謂之成德也已設若夫子之言
主意在論知者則知者於知得成德而仁者於知未
得為成德也隨氣殊者此之謂也其實行知各一德
仁未必勝知知未必劣仁而仁知之德亦各有大小
之別自相不關然自學者求仁之道言之中庸所謂
自誠而明謂之教知者利仁也學者為仁之務也故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子夏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斯之謂也為仁之必資
諸智也如是是夫子所以視學者為仁之道而假知
者利仁之事以明之也其實知者利仁亦成德之事
初學者豈可得遂到於此矣亦視以勉強求之之意
也已朱註引謝良佐說以顏閔以上為安仁者事諸

子總目為智者恐未盡但未註意亦以仁知皆成德
之事以仁智為自然勉強階級之分者借說耳然既
借取以為說則仁乃為至極之地知為用切之地雖
以顏閔之賢猶未可許以全體不息之仁惟聖人然
後總足以當之然自古言聖不惟如稱仁之難也故
以去聖不遠為言而顏閔之於諸子其樂壽動靜之
不同趣亦難以知者名之故概以諸子知而猶未能
躬為者充諸知者利仁之事也然其實諸子何曾得
到知者利仁之地位乎要之以行智為階級故失焉
耳矣利仁王肅註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朱註
猶貪者正此之謂也但皇疏云利仁者見行仁者若
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彼我有損則便停止是

錯會王肅意為之解者也。朱子或問辨侯師聖誤者，學者宜察云。又安仁利仁古義，衣履之喻甚佳，入但徠日時或離之，輒復思之，及雖有不便，勉強求之，皆善解者也。其駁富貴外物之說，以於我如浮雲為斷，則過矣。夫富貴浮雲，誠謂不義者，然富貴之為外物，始不關於義與不義耳。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高疏曰：言惟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得之。

孔安國云：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臬本無所，實義無異。皇疏以仁人不傳為義，是釋好惡以褒貶美毀，大失孔意。一解繆播說，人非孔意。宋諸先生說皆原

繆播所以錯也。斯章之義，唯邢昺疏最圓備。次論語微引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證孔註審人之好惡之義，得之。宋諸先生徒以好惡之情言之，仁者之心，固應如是。但夫子之言，舊謂得好惡之道，不謂得好惡之情也。大學引秦誓又繼之曰：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又能惡久。愛亦好也，可見仁人放流和惡之人，謂之能惡久也。已古義曰：仁者以愛為心，又曰：善善常不及惡，惡必過人之通患也。故以愛久之心待人，則善者固得當，而不善者亦不至過惡。又引書罪疑惟輕，七切疑惟重，其意洵美。但如此說也，能好久一句義，即足矣。又愛與好義自相犯，故不可從。且愛久之心，終

未知論語微云安民之心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為起端辭其訓且訓誠輕重之辭非有異義訓且者意輕訓誠者意重隨語意而轉並為助語辭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之所得以生所謂元善之長者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則其大德者亦曰仁而已矣則天下之善莫大於仁為故人心苟能在於仁矣決必無為惡之事夫世人有為惡行者無他其心不在於仁故也楊時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朱子語錄又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看二說並深得本文之

義者也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無惡也袁黃知新日錄曰以苟為誠原是漢儒舊訓苟字是起頭說話猶言誠能志仁之爾要說得輕少要說得重一志仁便無惡春臺外傳仍是曰苟本苟且之義雖訓誠仍有苟且之意故苟訓誠誠亦訓苟戰國秦漢人語多然此說考較最精朱註曰其心誠在於仁是訓苟為心誠實之義也失之遠矣如夫誠實之義則志字既恣其意蓋志者心之所之念之專注之謂也其非誠實字不得謂之志耳又局須連苟字說誠實之義耶故知朱註之繆也古義曰心之所向終在於仁則自無為之所惡也換誠以終克本文苟字義蓋

病未註繆故為此解然苟訓總失之大輕可謂矯枉
過直已且無惡之惡從去音讀如以為志於仁者其
心慈祥不惡人之義猶或可通也無為人所惡也非
就本文添人字則不通矣故不可從但徠謂志於仁
矣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得之是夫諸讀本文
志字草略亦異其平日專注之說又讀孔註依邢本
餘下有終者不復詳二疏之義遂失孔註意所以為
此繆說也夫皇本無終字者我固長當從之而如依
邢本有終字者詳邢疏云其餘行終無惡也則非要
終之辭者審矣是孔註用終字猶用全字意大抵古
人用終字不必指方來後且如孟子云樂歲終身飽
宣亦謂沒齒之謂也哉古書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已

外傳云惡者不仁之謂的確哉按志於仁者與志於
道志於學者不同夫曰志於道志於學者道為先王
之道三綱五典是也學詩書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二
者皆在身故而已心嚮往之欲裕而得諸其身者也
故雖曰志于此其未能得諸已也故未必無違道之
行繆學之失在外者也如志於仁則異乎此矣何者
仁本為心之德苟專心於此則所謂終食不違之仁
者非既志於仁後更有依於仁之可為者也故曰吾
欲仁斯仁至矣由是觀之志於仁即依於仁是也始
非二事矣既依之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此之人
而猶未可保其無為惡行也則天下無復有此人而
已矣亦奚須要之其終而後知矣但徠渾仁與道為

一所以致此繆也學者宜察又凡經傳文志於仁依
於仁為仁體仁求仁雖大類相似其義各微異志於
仁者言專心求之依而未得之辭也然既曰專心於
此則據已得居仁者言之異彼曰求仁者已未得尚
志於廣居躬尚在仁外而欲求得為之辭也體仁者
以躬既有其仁言之所謂得於身謂之德是也依於
仁者語尚志之方也為仁者語循為之務也學者辨
於斯數者也於求仁之方思過半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

言凡人得富貴與貧賤各有其道而今其所以獲此
者皆不以其道也如其分言之則皆不宜處焉者也
然而一則不處於是則不去於是是君子之所以
迥異乎常人之情也如從常人之情言之則非貧之
貧賤必不敢處於是而不義之富貴未必去之君子
之心與常情相反若是者何歟其心常在於仁也蓋
不義之富貴害字仁故雖欲之而不敢處非分之貧
賤不害字仁故雖惡之而不求去其惟雖惡之而不
求去所以然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豈復暇較計富貴貧賤乎哉酒誥曰不
惟不敢亦不暇是也是不以其道得之雖雙說字不處
與不去兩意不其最重故下文承之以去仁惡字成

名爲言語意輕重，居然可見。君子無終食以下，皆所以反明貧賤，不可去之意也。是本文正我。朱註大意皆善，但章末云，不惟富貴貧賤取捨之間而已也，是以前後之言，爲兩節之事。前說粗淺，而後說深密，非語意如夫取捨之分，存養之功，在讀者求用切之地言之，固爲已之實也。加以爲夫子當時語意，然則過矣。終食之間，春臺外傳曰：食頃也，得之是惟道，不可以須臾離之意。下造次顛沛，皆在斯句裏。分別言之，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得之，朱註曰：一飯之間，固是。但據禮，一飯二飯三飯之類，與急遽之義相犯。不可若但曰食頃也。又顛覆流離之意，論語微議之是也。古義云：君子之動，必以其道。故苟不以

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可處，得貧賤而不可去也。與朱註意同，而釋文義不同。不可處與不可去，同解，何自見欲惡之義矣。如此說，則不可處，不可去二者，從以其不足欲且惡之故而已。始不以其害字仁，與不害仁之故也。然則富貴何所足惡，而不可處，貧賤何所足欲，而不可去。朱註曰：審富貴而守貧賤，終不可別去已。至後論曰：不可去於不可去之貧賤，是惟不可去之貧賤而終不可去也。如其可去者，例去之，予吾恐天下之貧賤，將無復不可去者也。則亦匪真爲文義之繆而已。論語微以兩不可，以其道爲仁，不仁，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理固如是。然本文以欲惡發端，而其道兼富貴貧賤爲言，唯當爲得二者之道，解之意，趣

足矣。正不必深求。致富貴與貧賤之道也。何者。本文
富貴曰不處。貧賤曰不去。語意不同。而其曰不去者。
以其正不獲。問得貧賤之由也。已如以不仁當得貧賤。
而仁不當得貧賤。則其所以致此貧賤者。莫匪已不
仁之故。焉耳矣。安得不永言祈求。矣。是自凱悌求福
祿之說。而不可施乎斯章之義。且必求其所以得此
貧賤。而後裁得安乎此。則欲惡之說。無所用而已矣。
大抵言道者。皆臨時睹當。其理當得與不當得之義
之謂也。仁與不仁。乃謂有諸已之德者也。苟以已德
去。較計富貴貧賤。則已平日所用力於仁者。莫非去
貧賤而求富貴之道。焉耳矣。而夫子迺曰。得貧賤而
不去。直為誰人也。可乎。不處與不去。語勢不同者。凡

君子固無不以其道而得富貴之理。此謂不以其道
得之者。以方得而未得之際言之。非謂既得而後知
其非道。乃始不處乎此也。朱子或問曰。一時不期而
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積行也。蓋此意也。然云不期而
得之語。未瑩焉。有君子而獲不期之富貴者哉。此唯
如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之
意耳。斯句唯假設。以為下句發端。主意乃在貧賤不
去上。故不處者。但泛言不當居於此耳。不去者。據已
身先居乎此言之。非先居乎此。不可言不去也。是學
者所當知也。論語徵又引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及富
而可求也。遂以斯章貧賤不去。為知命之說。夫君子
知命者。成德之事也。此章乃為為仁者言之。不可渾

說其惟不得仁而不去貧賤之說故借知命以通之
可謂牽強已且富而可求也直視學者以富貴無可
求而得之理也已非謂其真有可求之道而夫子不
知出於此故姑且從吾所好也執鞭之士為之者亦
明其必無之理耳諸先生談知命之事往往與夫子
相差不審其何故也歟凡古人言命者富貴貧賤死
生禍福皆合言之而諸先生多遺富貴而獨言貧賤
故其說之窮不得不至於斯焉耳矣為仁之當得富
貴不仁之當得貧賤是直富貴有可求之理故請曰
孰使君子于福不回書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由是
觀之君子唯有祈福配命之事而已其得貧賤者在
君子言之迥祈福之道猶有所未盡故爾故孟子唯

云殀壽不貳惟身以俟之又曰莫非命順受其正則
使斯章貧賤不丟之義也今乃以執鞭為之之說雜
論還併本文昧其義不可從已何者聖賢言命有淺
深之異不可為一例蓋如夫之五十知天命及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孟子殀壽不貳順受其正之類皆從
立之居之安之者言之此所謂富貴不處貧賤不去
者而知命之安仁正此之謂也蓋以其知命方能不
處不丟方以見其仁也已然其所謂知命者使殀壽
不貳順受其正之事既謂之為知命則殀壽禍福皆
能安其處豈復待強勉為仁以求富貴而不能得之
因忽遇貧賤之不可知其由方知禍福之來有命而
不敢去哉如果然則莊周所謂我諱窮久矣而不免

命也。求通久矣，不得時也。其所譏，猶聖人以世俗庸
人之情也。是而可謂之知命，則天下復謂孰者為不
知命之人乎。大抵聖賢言命，如死生有命及公伯寮
如命，何得之有命之類，皆曉通中人，以死生禍福之
有命而不可以故求之。言耳，始非聖賢以斯人足以
為知命君子而誥之也。且忽聞他人說，方知禍福之
有命者，而遽能安於此，有豈復有所理哉。但徠言每
以曉中人禍福有命之言，輒以為知命之義，合諸為
仁之說，故不通。蓋患難貧賤之來，不得問其所得之
由如何，遇輒安焉，正以其能知天命而奉之也。已如
復遇貧賤，較諸已所行，當得之與不當得之，而後終
不求去焉，則豈復可謂之知命乎。可謂之為仁矣，又

如但徠以仁代仁，充兩其道字理，雖可言，非本文正
意。何者，本文之意，正以其不處不去，見其仁如其得
富貴，而以其道得貧賤，而不以其道者，雖非仁者，亦
有此事也。但徠輒遽以仁不仁當之，故至於不處不
去無意義而可言，終使欲惡字無所用，則亦不如朱
註簡而當矣。君子去仁，惡字成名，去字從上文，不去
字轉可見上文，不去貧賤，即不去仁之事也。故曰去
仁，惡字成名，是上下相承之叙也。去字，國讀與遷同，
故俗儒混其義，繆矣。去者，即去兵去食之去，遷乃依
之反。但徠以依遷兩字於仁夫子互言之者，深得其
義者也。皇疏曰：惡字猶於何也。成名，先儒說並得之。
看臺以為成切名之義，亦似有可言者。但所引哀公

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者成名之我仍是如安
國說所云耳又博學無所成名謂其無一事而可名
者也成字對博字我易見耳又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以證其說殊不知所引君子小人以位言之與此
所稱以德者不同焉不足以證已遺仁皇疏曰心無
違離於仁與去字我不同未註無解似宜依本字讀
如中庸忠恕違道之違通觀訓去故未註引孔傳以
為證與此我亦微不同但徠云云但古人解字有以
音者有以義者不可偏執也已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凡論語中夫夫言稱未見者屢矣如聖人吾不得而
見之聖人非世之所常有也夫子不得見者以世絕
無斯人也如夫吾未見剛者未見能者其過而內自
訟者及善人君子有恒者類皆得見斯可矣聖人局
曾不得見斯人耶直以世鮮其人歎其難得而見之
辭也已不可以夫子言未見為世莫有斯人也然如
斯章所謂好仁惡不仁者迺表記所稱無欲而好仁
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則世亦絕少
斯人矣在孔門言之惟顏閔之徒終足以當好仁者
而其曰惡不仁者亦未見有何人而足以當之者也
則聖人誠應未得之多見也已然夫子好惡亦在為
仁者性質好尚上言之好惡者人之常情而已苟有

又果能用力於仁乎則其人如非好仁則惡不仁之人也。已。夫子之意重在於為仁矣。不在於好惡所貴乎。好惡者以其為仁而已矣。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文意最明。而所謂用力者。通用力於為仁也。為仁矣。與用力於仁。非有等級之謂也。夫子未見之歎。直歎未見此能用力於仁者也。已。蓋言能用力於仁其人最難得矣。惟真好仁惡不仁者乃能用力於仁也。故先稱好仁惡不仁者之能用力。為仁矣。繼之輒曰。有能一日用力於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言人苟奮志用力亦無難能耳。一章中三未見相應語。足驗無以尚之者。尚上也。言其人於為仁之行莫善焉。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覆說惡不仁者為仁之實事也。

朱註兩真知讓貼本文惡字喚起下文用力於仁之意。抑得夫子當時語意。朱註又然。或有久以下妙得語意。蓋有之矣。皇本矣作乎。語勢不同。未詳是古但蓋字既含乎字。我則矣字似是蓋矣兩字。在下句中前後相應。亦猶前段其矣字法。蓋言用力而不足者我未之見。然舉世人若是其眾矣。何曾絕無為仁者乎。則也固當有用力而不足者矣。是用矣字之義也。雖然我未之見也。已。再言我未之見也。語雖謙而不誣也。人其意則所以終言其無有也。慨歎之意深。朱註以為成德之事者。繆矣。是豈以夫子未見之言錯耶。既以此為成德之人。故至於下文一日用力於仁者。而不得謂說下一等之人。註云言好仁惡不

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久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是其意謂夫子欲見好仁惡不仁者而不可得也於是子思其次者猶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也迺欲求能用力於仁之人子好仁與惡不仁者外豈有斯理哉如然則為顏淵亡後夫子迺思得不好學人而與焉子可謂繆矣然朱註既以好仁惡不仁為成德之事則其繆猶有可言者如論語徵曰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則既為知其繆者乃尚以好仁惡不仁者為不假用力者而用力者迺為下斯一等人者何也與夫自勉強用力之人而見不假用力之人非成德而何也與且人性質有高下明暗之異而好仁惡不仁乃性質尤美不復假勉強

用力者也則設有入於斯用力從事於仁者其好惡之情終不能若質美之人乎則夫子勸人用力於仁而稱斯二人者果何為也歟而未見語不相應最不可矣殊不知夫子言好惡者所以見用力誠實之意也設能用力非誠實而然哉苟能誠實乎則其好惡吾固有之矣所以無有力量不足者也是蓋觀好與惡有無尚其為之矣輒欲向下分為三等之人也已未深求語意所在之過也夫子並稱好仁惡不仁者言人之性質氣稟各不同有此兩種之人皆能為仁也其意主論為仁非論資稟之高下也無以尚之與其為仁矣雖者似字論資稟之高下者其實論好惡之情於為仁矣趣向不同也曰無以尚之者言為仁

之人而所好者仁也其於為己也莫迫焉莫善焉無
可復論者故也如其惡不仁者其於為仁矣或嫌有
間故曰其為仁矣復詳言其必為仁之實以明之曰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矣始非優劣之謂也朱註得
之且況其說云好仁者惡不仁者皆不假用力何以
見其優劣矣是錯會孔安國註也安國云難復加也
者詳後段云無以加尚之意釋本文尚加一義難加
乃他人不能加陵比好仁之人也自他人不能加之
與禁他人不得加於己是為有間故曰好仁者為優
也已皇疏李充皆失安國意不可據已好仁惡不仁
皆以為仁者好惡之情言之皇侃以見他人之仁與
不仁而好惡之失之朱註用李充說非語意春臺得

之以下文其為仁矣語相照是猶今人之勿論焉耳
矣之意也其為仁矣斷句是擬斷之辭言既能惡不
仁也其人必能為仁者也春臺曰其矣二字在一句
中相照應最是也朱註其字不與本文相應但徠春
臺識之當矣但朱註得之於意而失之於辭者也然
春臺解其矣二字雖得句法失字義讀者宜察蓋其
字總為指擬之辭故所用甚廣何必期待期望要之
後來也且異日其為仁矣本文何從見異日之義矣
夫望之異日是為今日未能為仁之人也抑然後段
一日用力於仁者反勝惡不仁者也可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朱註以為絕去不仁之事不使少有及
乎其身古註以為使不仁者不加非我於己二義並

通唯為仁由已而由人哉。夫子之言也。今特謂不使
不仁者加非我於已一事。以當為仁之實事。則為不
切矣。且於下文用力於仁者語意。不相貫。故朱註為
長耳。得深規朱註。以強解。是直訓者為人故也。者唯
為助語辭耳。可謂拘矣。春臺人曰。好仁惡不仁者。言
常人爾。是何言也。與其惟不能好仁惡不仁也。坐此
為常人也已。若其能好仁惡不仁者。何以得謂之常
人乎哉。人曰。若有道之士。則豈無有好仁惡不仁者
哉。而孔子豈未之嘗見哉。是無他。不得未見之解。從
而為之說也。其闇字言語之道。無異於道學先生。可
謂同俗笑裸袒也已。然矧有道之士性。有好仁惡
不仁者。是亦擿也。俗所見言之也。夫子所謂未見者。

豈謂斯等人耶。如夫志於道之人。既擿私情。求諸已。
孰不自謂吾好仁。又惡不仁。而自傍人視之。亦莫不
謂某好仁。某惡不仁。焉耳矣。唯其真好而實惡之。如
於好色惡臭之誠者。豈復易得乎哉。夫子之歎未見
者。亦謂其好惡之真而至者也。假且孔門弟子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豈皆不好學之人哉。而夫子獨
稱顏回。亦稱其真而至。焉者。已言語之道。為爾。如其
固執。夫子好學之言。而謂孔門三千人。莫復有好學
者乎。再閱游夏。將以何辭。稱焉。而皆為不知。孔子
之為久也。可乎。春臺又云。朱熹必以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繆矣。夫之遠矣。孔安國註云。謙不誣時人。得字
辭者也。朱註蓋人之氣質不同云云。亦同安國意云。

春臺云、又申言其終無有也、得字語脈者也、朱註云、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得字語意者也、三說並
得、不可偏取也、但朱註不敢終以為易、本文未省此
意、不言而可矣、入皇本作子疑謂之辭、而本作矣擬
斷之辭、微異、古義好仁惡不仁、依皇侃為好惡他人
之義、失之、而其為仁矣、為謂為之為、其字無所用、
殊為不長、入獲一毫不仁之事、加於其身耳、與好仁
者、固有間矣、未審其意如何、然謂之一毫不加、自他
人加諸我言之、則一毫語、適見猶以拒絕惡不仁之
已甚者耳、加以檢明潔已之義、則伯夷之行也、與好
仁者、何以得有間乎、進退皆不可矣、唯其之以非仁
之難能、而誠之難致也、其意甚善、非勉強之所能及、

者、微與本文意異耳、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過斯知仁矣、

此與上章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者、其言互相發、蓋君
子體仁、惇悌慈祥、根諸心、縱令斯人有過、佚之行也、
亦過之、惇悌慈祥之心而已矣、則雖違道之行哉、始
不妨其為仁也、既謂之仁、所以終異乎小人為惡之
歸、而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冰炭相反者、於是乎微焉、
夫子言此、亦欲學者尚志於仁、而無終食之違也、已
諸家率不知、夫子意在知仁一語也、徒以觀人為說、
所以差也、

皇侃本作民之過、詳孔註、似而本作人者是、縱使皇
本作民者、民亦人也、義無異耳、黨、朋類也、君子與君

子為朋類，小人與，小人為朋類，凡善惡邪正類皆然，但斯下文曰知仁矣，則宜以君子小人言之，觀者熟視詳察之謂也，蓋既謂之過，所行違於道者也，均是人，而其所為皆違於道者也，徒見其所行之跡而已矣，君子小人將奚所擇也哉，但及熟視詳察其所為，後足以知其入所以懲於此，其設心之所由矣，觀諸心而其仁可知也，故曰觀過如但曰見過則不可以知其仁也，斯者，助語辭，猶曰攻異端斯害也已之斯也，言凡人之有過失也，若宜非可知其善之地，然苟使其實若夫，子雖觀諸過舉，佚行，其仁終不可掩也，非謂觀人之過而後人之賢否可知也，諸家解不喻斯字，我故於憤，獨未註末段一節，深得語意，諸

說孔安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本文知字無所用焉，如孔意未審，所謂知仁者，為他人知之與，抑為其人自知之與，人非添恕者之意，則不通，不可從也，唯皇疏收殷仲堪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側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是，與朱註意正同，朱註不接此而遠取吳祐語者，蓋宋南渡後專用邢昺疏，皇疏因隱沒不見，朱子亦唯見邢疏而不見皇疏故也，今按觀過如殷解者，蓋漢人傳率皆爾，如前漢燕王且上書云：子路張袂期而不除，子路曰：不韋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是不唯吳祐說然，而視殷仲堪

說末段語益自平叔華諸家長為集解魏晉學者多
宗之諸儒之傳稍以湮沒所以仲堪不能固執其說
禹則知漢儒舊傳終隱不見者不唯因孔賈諸儒作
正義而已矣斯章義大意朱註得之但尹氏云人之
仁不仁可知矣者非本文正義也其次東坡引禮曰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
也是論語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廢遺命也推其人
可以托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與是於觀過可以知
仁之義深得其旨也但禮所言與此意殊此章意
謂凡仁人君子所行而得其道者固足以見其德矣
然不惟於其所行而得其道者也可以知其仁矣雖
所行而失其道者亦足以知其仁也已而禮言則

謂凡人所行而得其道者未足以觀其仁矣唯其所
行而失其道者足以驗其仁也詳禮所言疑因斯章
夫子之語更推極過失所以足以知其仁而言之也
古義解堂為親戚僚友未是錯堂字義但如其說矣
人固有過於奉上臨民者不必於親備此類曷以獨
不可知其仁也與又謂此章為以過棄人者發殊失
之不可從已論語微乃謂觀群下之所過以知國君
之仁也是蓋因皇本人作民者為此說也竊哉夫朝
庭宗廟之間君子所慎有是哉雖高鞅申韓亦莫不
然又朝廷宗廟之上小人何所與事而得有過失於
此乎况小民所與共交者非鄉閭則親舊已其於此
而不過也抑將何地而得有過失也矣則民人過失

於鄉里親戚亦奚足以驗國君之仁耶又曰朱註堂
類也非古言矣果何之謂也與群而不黨君子亦黨
矣及禮有主黨實黨夫妻黨皆訓類曾謂非古言矣
乎又觀過見過之別殊失語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春臺外傳曰夫人少壯聞道者幸也四十五十聞道
者雖不若少壯者猶可追而及之若中年後聞道者
雖晚亦可以進德至於終身不聞道者是終無以為
士也君子疾之故孔子言人必當聞道不可以其垂
死已而不聞也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誠可
憐也若夫可聞道而不願聞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
何以道為不啻自棄且以道為不必聞之物是道之

賊也君子所疾也此說曲折詳盡最為得夫子語意
者今從之

諸家憤之無可取者但何晏曰言將至死不聞也之
有道也稍為可通然終不如春臺明暢之皇疏一通
載樂肇說以為是夫子自道已憂也以身殉道之意
然如是說亦是謂夫子之道聞於世也義頗迂回聞
道二字亦不穩故不可從也論語微蓋因樂肇微變
之然聞者淺之辭也雖夫子之恭其言或當然矣然
又曰吾十有五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也但為
夫子自言則其聞道也固既久矣豈可復遽以未得
聞道為患若是甚也耶朱註云生順死安自上文理
字來義亦可言但其意原諸程子知而信者為難之

說以聞為真知之義。如然改著文聞換以知若得等
字則可通矣。程朱訓聞為有所得之義。蓋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相例然。彼文連得而言之。乃聞而
得之義也。今唯單言聞。曷以得為聞而有所得乎。可
謂繆已。又皆實理也。一語下文無所承接。疑有脫誤。
大抵諸儒未能達於夫子語意。疑其言過甚。遂多方
營護調救。所以愈言而愈差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註盡矣。但程子心役字外之語。類贅。若以為道外
猶有可言者。役字外物與志於道。尤不相涉。論語微
譏之者是也。心欲求道。則本心志字。蓋志於道與志
於仁不同。志於道者已尚在道外。而心嚮注之。自非

志之實。亦不能免。字或為他事所奪已。如此所言則
志之不篤者也。故以欲求為解。與夫念。在是者不
同也。而猶乃也。為怪訝之辭。禮檀弓曰。而曰。然是也。
未足與未可不同。未足者輕賤之意也。議。謀議也。需
笈七。爰云。議論之深者也。言未足與深論也。論語微
曰。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不連下句。本文唯曰。志志
於道。不言必。又曰。而取惡衣惡食。而字承上。接下之
辭。不得言不連下句。奚其肆也耶。且士而不志於道
者。泊。者皆是也。烏獲謂凡為士者。必皆志於道矣。
觀袒袪意。必不然。蓋此老用必字。如用當字然。所以
有此繆也。其意蓋謂志者。心之所專注也。既曰。心專
注於道。豈容復有取惡衣食之心矣。故造此說也。強

解甚矣。人以營生溫飽解取惡衣食而失其義。又議
為議政。本文無政字。未審但謀奚自知其為議政也
耶。人看墨依用師說。但謀取朱註曰。道可遵行也。不
可議也。朱註云。議於道。不曰議道。可謂誣已。又曰。取
衣食之惡。必取貧。取貧者。必求富。苟欲求富。不違觀
禮義。其何以行道。何其迂回也耶。如然。夫子蓋言求
富或不觀禮義。諸必須紆回遷就。而後義乃可言。其
說之縷斷。可知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言君子喻於義。其心常在義。故其於天下之事也。惟
惟義之從。所以能無適莫也。昧者或謂。君子當先以
無適莫。而後言義之與比者。適莫以心言之。義比以

事言之。讀者勿誤認。比。比者。相親輔也。入通
朱註曰。適。下。歷。反。專。主。也。引春秋傳證之。是莫。不肯
也。莫。元。訓。定。爾雅。七。傳。可。驗。但。莫。之。為。定。詩。意。取。義。
於。靜。定。從。山。者。亦。訓。靜。可。見。已。是。莫。者。心。靜。定。不。應。
和。於。物。之。義。也。莊。周。書。曰。卒。則。其。信。之。也。莫。郭。象。註。
曰。莫。然。疑。之。或。曰。莫。致。疑。之。貌。是。故。朱。註。訓。不。肯。也。
必。變。定。曰。不。肯。者。以。應。適。專。主。也。之。義。蓋。適。元。祀。亦。
訓。向。其。訓。專。主。者。視。或。語。為。解。也。莫。訓。不。肯。亦。然。如。
唯。訓。定。則。與。訓。專。主。者。不。相。稱。也。是。朱。註。權。衡。之。精。
也。何。晏。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
唯。義。之。所。在。也。陸。德。明。音。義。鄭。莫。音。慕。無。所。貪。慕。也。
而。鄭。本。適。作。敵。蓋。鄭。意。以。無。所。仇。疾。亦。無。所。貪。慕。為。

義而何晏依之則莫讀當為慕音但適依本字不作
敵復無別解則註中貪字貼適字向從之義已是何
註意適莫共一意與諸家義殊皇疏迺引范甯曰適
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
義是親也以解何詳殊失之爾後諸家依用此義雖
非何註意實得本文之意論語微引無量壽經慧苑
華嚴音義證適莫為親疎之義攷據確實也然以親
疎厚薄為比章之義者自漢儒之說爾於義故無所
害然唯可以解成語而非適莫字義所引華嚴經適
莫之文亦惟據漢儒所解論語成文為義耳故義疏
亦以親疎解之及諸葛亮語皆依用漢儒解非適莫
有親疎之義而漢儒為親疎之解者視下文與比之

語比訓親以為義也已如韓愈語筆解以不可不訓
適莫亦然獨是親疎而非不可不謂偏執已比范
甯訓親未註訓從二義並通春臺得之但疎親疎解
則義字指人有義者稍煩緩頰未註義較勝耳蓋於
天下也所該甚廣或以人言之或以事言之無不可
者所以二義並可通論語微入曰比章以語去就之
道拘其哉其意蓋固執親疎之解故辨於聖人於天
下之人漠然無情類老子不仁之說也又朱註與佛
老爭義之有無之說爾由是觀之親疎之解竟不知
專主不肖之訓者益明矣又夫子無可無不可即無
適無莫之意唯字義少殊耳古義曰君子精義之至
無所偏倚而後自能得無適莫焉夫子嘗曰無可無

不可蓋無可無不可之間自有義存非無可無不可
而又以義為主也精義之至語雖有病足以補謝說
之闕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按德者德政也書曰德惟善政是也懷德者思德政
以安百姓也前篇曰為政以德及道之以德是也古
人德刑並舉如路溫舒崇德緩刑書是也思以德化
民也懷刑思任刑法以御民也蓋君子修德政則恩
惠霽被民局為復思霑浴上恩乎徑懷樂土而重遷
移耳可以見君子德化之其惟君子不尚德化而任
政刑故民下常思恩惠思恩惠而不輟可以見政之
苛刻矣凡曰懷者皆常思而不輟之我也

朱註懷思念也得之孔安國曰懷安也未是但徠思
而弗措之謂即朱註思念之義也此章之義諸家解
紛然不一唯皇疏一通曰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
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守德則下民安
其土所以不遷也人君若安於刑辟民下懷利惠也
此說最長唯懷訓守仍用孔註微不穩但徠政守為
恩曰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
自然符也者意最圓備諸家皆不及但其間義語之
差不可不辨也已但徠者臺以懷者德之人未是何
者懷德訓懷賢雖固無害懷德懷土上下相承義宜
言人君恩施德於民則民歸其德慈王重遷而後兩
句語意方相成如但曰思賢人則當復曰思賢而任

之德政加於民故民有懷土之心是懷德與懷土迭
隔一重案故不可從也外傳引唐人詩野人懷惠欲
移家謂小人之感上恩惠而歸懷之義雖若可通上文
三懷字為懷念之義而此獨為歸懷之義與朱註懷
刑之懷獨訓畏者繆正不相遠已又引大雅詩云雖
無克成人尚有典刑其意蓋欲懷德懷刑二事相屬
然懷德何以不可使民謳吟思之而懷典刑何以不
可使民樂懷歸之也如其說也懷土懷惠可迭換易
所以不可從也其取朱註曰恩惠者上之所施懷之
亦小人之情也朱喜以為貪利非也小人懷惠何可
以為貪利而罪小人乎夫苞咸註云者依孔安國
懷訓安者也朱子則懷訓思念不得不以心言之貪

利者小人之情也小人之情小問已義之所當得與
所不當得唯上之恩惠及已足恩非貪利而何其惟
貪利所以謂之小人也已小人而不貪利安得謂之
小人也耶且朱註唯言小人之心已始非罪責之溺
於所處之安亦然春臺妄培之可謂誣已大抵朱註
四句各一事以辨君子小人趣向之別為說其為解
者於義無所害但其訓懷刑以畏法終為不通已袁
黃辨之是也此章說唯論語微最全其次袁黃說可
通袁黃曰懷為思念君子思念道德固其宜思念刑
法於理難通故須著畏字畏者推而遠之存者思而
全之同懷字而兩處異解甚費力竊謂刑字當作儀
刑者詩曰百辟其刑之是也懷刑是見賢思齊之意

土者已之所有惠者人之所施懷德亦是懷已之所
有懷刑亦是懷人之所施云下見知新日錄是以已
之所有與人之所施字已者相類於本文而君子小
人雙舉而相對之義為切如朱註意則假折兩語為
二章而可通矣更加數語併為一章亦可也故袁黃
比之集註則為復矣然唯見兩句上下相承以類而
不見前後兩語相成之意比之論語徵終未如其上
下相承前後相成若鑄鑄而出焉耳矣朱註次之而
懷刑不可通其次春臺外傳可通而懷王懷惠可通
易置也其過大於集註矣何晏為下者四句各一事
鉅釘相籍上下相奪前後可換易可增可減不成議
論也古義懷歸德刑與惠皆可言而懷王不可通矣

亦懷訓畏之類又唯見君子小人之別而不見兩句
相承意亦何註之類耳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安國曰放依也依者依傍也依傍於利而行與專
主於利而行者異科矣故元訓縱孔所以訓依者欲
明其非放縱之義也故又訓效皆依傍之義也竊意
斯章夫子意之微學者須明辨義利之分先難後得
也始非微徇財貪夫以勿為已甚也言學者唯當正
其義明其道而行之不當謀利計功於是子言其
謀利計功之害以警之何者凡人所行者均是義也
然有行之不利於已者有行之利於已者人情與行
其不利於已者寧行其利於已者也於是子余行吾

之義者而依傍於利己之塗名為人而實為己也然
而其謂余行吾義之所當行者雖利於己人將不復
得非議乎己也夫行有所利於己者必有所害於人
也何意十年十日不可得而掉也眾未親離身為怨
惡之叢矣可不慎乎是夫子之意而孔註之義也多
怨者言己所行始無所損於人若宜不為人所怨而
此謂人怨於己者亦多也夫子語蓋做學者由義制
行有不知不覺逗漏到此者讀者宜玩諸如夫貪夫
徇財無愧小人夫子亦奚唯做以取怨之多為耶
皇侃以來諸儒並不違于孔註意以謂依者不違離
於此也猶依於仁之依乃造次顛沛必以是之義也
如朱註云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

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即是徇財貪夫之事也古義直
以為小人之事外傳引國語以榮夷公克之皆錯會
孔註者也果如諸家之說子奚若焉實亮放讀如字
謂渠見得思我便有堤防以檢束己今故縱於利而
行故多怨者最明著也耶故諸家為非是唯論語微
引檀弓吾將安放以證放之為依也未審其所以訓
放為依者意以依傍之義與依賴之義與故諸泰山
梁木之語蓋亦以依賴之義也則不與諸家之謬殊
也已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春臺外傳曰孔子他日言為國以禮禮以讓為本故
曰禮讓晏子有言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爭斯奪奪斯

怒怒斯闕亂之所由作也故聖人制禮教人以讓所以弭亂也得之聖人所制禮以爲經國大典者其本在於使久恭遜辭讓以遏爭奪而和倫理故非禮不可以爲國而禮之本讓而已矣夫爲國之不可不以禮者雖春秋之時知君士大夫亦莫不知用禮以爲國矣然其所以爲禮者失其本如林放問禮之本及禮之禮云王帛云乎哉可見非時人不知禮之爲可貴而不知禮之本實也故夫子之言出于茲爾蓋春秋之時世之爲禮者視以爲誇詡之具以事君親則爲篡奪之資以接鄰國則爲詭狙之術莫有後知恭讓之爲禮之本者觀春秋內外諸傳記所載乃可見已是以當世君子雖以禮爲國子不可得而爲也夫

其本故也夫用禮而不能爲國猶之爲不能用禮也故曰知禮何是矯時弊之言也

何晏苞咸雖疎也不失語意集註云禮文雖具而且無知之何矣而况於爲國乎是不知夫子之言矯當時以禮爲國者之失也以謂人無恭讓之心也禮之末節微文猶且不能知之何況於爲國家之大乎其視禮太輕人以為夫子之言譏不知以禮爲國者於是字辨其如禮何一句如語意欠收故藉取與國二字以足末句之意文外生意支離衛戩不成言語不可從已夫子語至知禮何而止禮字重可見非地焉不知爲國以禮者言之乃爲以禮爲國者言之語意可駁讀者毋誤認爲國與治國不同葛洪亮曰治

則須要化或為則止於作使國是惟而此章可言為
而不可言治者治者臨下之詞止於國內也為者不
正於言國內之治也內以修政事外以接隣國上之
事霸王下之屬小邦類是也春臺亦為治之別謂為
造為也是以為國為開國始邦之義引顏淵為邦以
為證拘矣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朱註盡矣但既曰患所以立語似結收者而復繼以
不患莫己知之語者立者謂立其位也在夫子意謂
集天爵之修而在常人言言之其所謂所以立者或為
徒患不為人所擢拔乎則仍是患無位之心也故故
更加後兩語以畢其意云不白所以得而日所以立

後求人知之求反諸己之求讀者察諸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按夫十一貫語人曾論二十篇唯斯章暨語子貢者
總兩見他載記家語類絕無見者漢時諸儒說不傳
然何晏作集解有殊塗同歸百慮一致之說我無異
趣憶漢儒解應復爾而未嘗深考論其義也至程朱
諸先生叙詳論其義爾後之明諸儒相承以魯論暨
卷第一我莫之敢易最後有仁齋但錄諸子輩出各
以己所見為說雖或痛辨宋儒謂斯章為孔門最大
之教乎還視諸其說則或至一或仁亦皆為孔門最
上乘則其義復相通再祖朱註專主理故以誠言之

古義專主心故以至一不雜言之論語微專主德故以仁言之所論辨取捨雖或不同皆可謂善言一貫之義而能發精微之理於言表者也非造道之深者孰能與焉然三家之說雖各異趣要皆以一貫語為大小大業故每省不悞於曾子忠恕釋喻之意以曾子忠恕之喻乃一時提示淺學小生之言耳猶有未十分說出夫子之意於是乎務欲就一貫忠恕言意之表更求得高妙奇絕之道理以免其義也故其所論理雖可通還求諸文義支離迂回終有未安者求其繆所自皆在欲發明聖人妙道精義前賢所不能言者而合之堅白懸寓如觀火之際焉及古義論語微皆競出新奇欲勝先儒而上焉者也所以愈言

愈差也讀者宜唯依文解義則夫子教誨之意不必待求諸遠而得之斯矣是亦讀此章之最第一義也夫子呼曾子名告之也論語凡記夫子呼弟子名告者或單書其名或兼書也字皆隨當時語記之也字無異例凡夫子語中稱弟子名謂為其人語而他人不與焉其不稱名者多為眾人語者也假如偶坐相語者其言亦可通之他人者也又其言雖可通之他人夫子意說與其人者稱名也如斯章呼參子視諸下文在眾中獨呼曾子名告之明所告之理他人不得與焉故當時門人雖疑於夫子言不敢以為問直待夫子出然後私問曾子也吾道吾者夫子自吾也道者以也身所由行之道言之吾道者言已所獨有

別諸他人之辭也。但陳言輒稱先王之道，至此章復
語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夫子所由，故曰吾
道是其意。謂夫子之言一以貫之者，以明先王之道
之一貫也。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夫子之道之為克
舜文武之道也，固不待言已。然夫子之意，果在於明
先王之道乎？夫子之恭，其何所嫌而不稱先王也？與
而稱吾以告之，先王與吾宜有辨焉。且以吾道為先
王之道，是一貫不屬諸夫子，而屬諸先王也。然觀諸
後篇一貫之語曰：賜也，何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予一以貫之，是以多學對一貫言之，可見一貫者夫
子自謂也。能於先王之道一以貫之，非謂先王之
貫也。此言一貫者，義宜復用，則吾道之解，朱註為得。

之一以貫之，一者對多之辭。後篇可驗，行齋不雜之
解，失之。貫者，皇侃疏引王弼說曰：貫猶統也。譬如以
繩穿物，有貫統也。是統益條索也。用繩索穿物之謂
貫字，又作串，義可見。後篇疏又云：穿也是也。朱註曰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應曲當用，各不同者，釋一貫
之義，最為稱當。聖人之心，則本文吾字，渾然一理，則
本文一字，應曲當，則本文貫字，蓋解意頗主明一
貫之理。故後段復伸前語，借天地證之。何者？夫子告
曾參以一貫之語，當時門人與聞，其言者皆莫能曉
其旨，唯參一聞，輒領其意耳。夫以當時親見夫子，
從事於博約之教者，猶且爾，矧於去聖千數百年之
後，學者直據遺文片簡，欲論其所謂一者，其果言誠

也仁也當時門人之所私得聞而曾子之所未嘗言者非妄則誣矣故朱註唯據理以明學有一貫之義而已矣未嘗言夫子之所謂一者果誠也仁也義也中也之類最得解義之體但到後段忠恕之說以天地之至誠明聖德自然以人道克學者勉強之事則為失一貫之義而已矣何者夫子告曾參一貫其意教之以執要之道言吾於聖人之道經典細大莫所不學然所執者至約莫有二事以能剛酢萬變莫有所失焉此亦宜從斯道而行之蓋斯以用功之地非謂贊揚道妙也故令夫子告曾子之意果在喻以至誠之道乎夫心思而得小勉而中動容周旋中禮者唯聖人而後可能焉非學者勉強之所能放效規擬

也饒令曾子得聞夫子之言輒能曉其旨也徒足以起徒羨之思而已亦將如之何與是夫子之告曾參也迥為先生自頌其德以誇訐門弟子也豈其然矣故至誠無息天道人道之辨唯以為傍贊之語則可通已如以當時語意則不然矣仁齋但徠並以仁為解雖近似皆失當時語意蓋先王之道儼然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物為之防曲為之制供織巨細莫所不備焉聖人之教也曾子之學敦厚樸實隨事精察勉強不怠詳悉靡遺如戴記所錄曾子問一竊其平日講禮用心之實可見但未知學之要其歸一為耳矣故夫子喻以一貫之義亦斯以用力之要爾唯朱註曰唯應之速而無疑者也得之外傳從朱註是

也。所引由禮。先生召無諶。唯而起。應辭。緩急之辨。又曰。男唯。女喻。亦緩急。婉直。辨於男女。而鄭註。俞訓。然。唯然者。緩辭。不得與唯同。論語微。唯然無辨。殊為不。是其豈有辨於應速。為了悟之驗。而然。夫拘哉。記者。錄應辭。而不遺者。其欲見曾子默契夫子之語。無所。疑難。異於他人。不能連其旨者之意。蓋亦視於下文。門人問。而曾子答。述之語云。論語所載。夫子語。不載。門人應辭者。非謂其皆以不能者。聖人之旨也。特以。其無可相形之文也。已。如子貢不記應辭者。非謂當。時。子貢聞師教。而敢不應。及不能喻其旨也。但未聞。子貢發明之語。則無可驗而言其喻悟之實也。他諸。弟子不記應辭。例。用。子出者。語畢。夫子起坐。出去也。

皇侃謂。當是孔子性曾子處。得曾子問答。竟後。而孔子出戶去。遂以門人為曾子。門人外傳。從皇侃云。然。出。何必門也。繆矣。門人。夫子。門人。同在坐者也。蓋初。夫子之坐。群弟子侍坐。夫子於眾中。獨呼曾子告之。他人不與。則不問其言。疑問與否。禮宜。不得自旁。俟。問相難也。故後夫子出去。而後。問其意也。門人不。書者。字記者。失之。或眾合辭。問之。故總稱門人也。已。何必微者。而不記其姓字。如春秋。法復敗之謂也。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按。問者言曰。何謂也者。蓋道。貫等語。既不足疑。惟夫子語中止於言一以貫之。而。不言其何者。貫之。直如射覆。然。門人聞其言。茫莫省。其旨矣。故以為問。是問者所疑。乃在於一。故曾子答。

之亦惟示以夫子所謂一者忠也而已矣。夫子之道
卽前文吾道是也。自曾子言之故稱夫子也。朱註盡
已推已以解忠恕。固是。但中心為忠。如心為恕。義更
明白也。蓋夫子所謂一者。其果指何者之爾。是未可
知也。然曾子當時聞其誨。喻諸一。唯是必有以默契
其旨而直述其意。以告門人。以此言也。則明矣。忠恕
迺夫子之一也。蓋孔門之教。仁為之準矣。而忠恕則
仁之方也。故夫子平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及學而
不厭。教而不倦。於忠恕而已矣。是夫子之躬。所自率
循之道。自是之外。無餘法。所謂一以貫之者。是而已
矣。而已矣。朱註曰。竭盡無餘之詞也。得之。蓋聖人之
學。忠恕實為之要。故夫子嘗誨子貢。一言可以終身

行之者。而曰其恕矣。可以驗夫子之道也。他如中
庸之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已而不觀。亦勿施於人。仁
之方也。論語又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答仲弓之
問。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
行。求仁莫如焉。大學篇末。說治國平天下。唯恕貫之。
可以見夫子一貫之義也。已。但論語多獨言恕而不
及忠。而忠多與信合說。其併言忠與恕者。唯此章與
中庸而止。蓋忠信對舉者。各為一事。故曰為人謀而
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矣。亦有合言者。主忠信及
言忠信是也。其合言者。忠與信相為體用。終始直如
影從形者也。不與對舉者。同知者。一言而忠信合說。
言人之言語。須發諸中心。方能信而不差也。非於信

外別求忠也。忠恕併言者，亦猶忠信併言之義。忠唯
是中心，忠恕者言推已忖度，宜發諸中心，至實也。非
謂恕外更盡已之切也。故中庸之文，雖好併言忠恕，
以明不遺道之意。至下文唯釋恕字義，而不及忠，
可見言恕則忠在其中矣。不復待言者，豈說得之，其
唯忠恕一心，而表裡相合為一事，故曾子忠恕合言，
以充諸夫子之一而已矣。以忠恕為二也。但陳春臺
釋忠恕各為一事，不可以當一貫之義，故以忠恕為
一貫之方而已矣。三字不可解也。可謂繆矣。朱註忠
為一，恕為貫，論語微辨其繆是也。且本文而已矣。三
字實應上文一字，語意明白，無可疑者。朱註何以然
也。與殊不可曉。又朱註云：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

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是其意謂：夫子語曾子，以已所有乃天地至誠無息
而萬物各得其所者是也。曾子深喻其旨，而難說與
他人，故借忠恕之目，以形容夫子之道也。其義甚精。
然一貫之語，舊主學言之，蓋喻曾子以學之有要，即
告以已於學所執之要在忠恕，而不在于他也已。始
非自然與勉強有不同之謂也。且夫子誠天縱也，生
知也，安行也。然其自道者曰：發憤忘食，日學而不厭，
曰好學，則其躬所率由者依然忠恕耳。曷敢聖仁自
居也。迺自然與勉強何有於夫子之意哉。若議論終不
免為蛇足也已。原其所自，亦在於夫子一貫之語當
時門人與聞焉者，皆未能著其意，獨有曾子深默契

其肯也。意以聖人之所謂一者，其必有高妙絕奇之
理，常人不可得而則識者矣。所以曾子獨得與於是，
而他人不得與也。於是夫欲就一貫語中，輒見深妙
之理，傍攬取中庸論至誠之道云，其為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之義，以至誠無息為之解，而曾子忠恕之
語，就學者勉強求仁之地，喻門人則亦難併合為一
義也。遂以忠恕為微借影響之語，而後止矣。果如其
說乎？夫子喻曾子，以道體本然，精粗內外，一以貫之
之理者，而曾子喻門人，則以夫子之德也。夫子誠與
道為一，則理或可言耳。然門人所問者，特欲聞夫子
之教者，而曾子乃告以夫子之德，是所答非所問也。
可矣。且夫子喻曾子，其意元在道之一貫，及曾子喻

門人，通借夫子之德以明之，理雖可通，既已隔一重
案，而之所以讚夫子之德者，亦借學者盡心推己之
目以狀之，自然勉強頓為異觀。一言之喻，深險隱微，
其為難曉也，莫甚焉。安在其欲人之易曉也。例推論
語中聖賢之言，未有若斯深險隱微難解通者也。可
謂誤矣。殊不知門人不能者，夫子之意者，特由夫子
惟言一而不指其為何者耳，非有深意也。曾子喻
門人，亦明夫子之言一者，乃謂忠恕也已。諸家故意
求諸高遠，所以反致此紕繆也。或謂如其然，夫子何
故不告曾子以忠恕也。是亦不然。一貫之誨，於曾子
亦賁也。夫子雖欲其將有所得於眉睫之間，其未嘗
未嘗有所諮問自夫子發之者也。故欲令其思而得

亦舉一隅之意。孫如合之于有所疑而不通，重為之問。子夫子將必告之以忠恕也。亦猶曾子之於門人也。而曾子積真之功，既冥洽其旨，無所復疑問。故夫子之言止於是也。已。但徠又曰：忠恕者為仁之方也。故曾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是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非竭盡無餘之辭，是其意謂夫子之道，仁以貫之，然仁大德也。非學者所能及也。惟忠恕可以馴致於此。故曾子以此言之，不知但徠為斯說也。其在曾子之意，而謂夫子之言一貫也，直贊先王之道，仁以貫之而已矣。抑夫子自道，已能以仁貫先王之道也。與其以直贊先王之道也。子學者何所難及，而不得與聞焉，而必俟

曾子忠恕之喻也。如將以躬自以仁貫道之難能也。子真哉。學者所難及，而不得與聞焉。曾子言忠恕，以便學者也。亦不宜矣。然夫子恒言未嘗仁聖自居，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此獨言已能以仁貫先王之道，則殆非夫子之意矣。雖然，夫子而自道，吾能仁，猶之可也。已未嘗曾子聞夫子之言也。既有以知夫子之仁以貫先王之道，為群弟子不階忠恕，則不能至仁而為斯言也。與其自謂已於仁而不假忠恕也，直如夫子之一貫，獨群弟子不能若吾者何也。與且夫子為曾子語一貫者，豈復謂其獨可不假忠恕而能仁也。故不復告以忠恕之訓，子是其進退皆不可矣。不可從已，又不得而已矣。之解，引孟子曰：堯舜

之道孝悌而已矣。以證夫子之道不止於忠恕之義，
是為併孟子錯解其文，殊不知九經傳言而已矣。皆
竭盡無餘之辭，不惟此章乃爾。宋諸儒多斯失，但徠
每極詆其繆，至是窮不能免其繆者何也。且曾子言
而已矣者，明夫子所謂一者，匪他忠恕是也。已始非
謂其盡道與未盡之意，而為之紛緼，猶曾子忠恕始
非謂自然勉強之分，而釋朱二先生橫截取天道人
道之義，為之說均之，未免即書盡說之譏。云大抵讀
書者，要須先認其文路語脈，如斯章一貫之義，夫子
唯言一而已矣。當時聞者，皆不能省其旨，唯曾子而
指名以忠恕明夫子所謂一者，忠恕而已矣。文義明
白，無可疑者。然後儒每括忠恕而言一貫，是直欲勝

曾子而上焉者也。夫孔氏之陳顏淵，其餘冉閔有曾，
後學所宗，非與。即面受聖人之訓，而言下領會其旨
者，猶且有難言之而不敢指名其實，然矧於生去聖
數千歲之後，而欲名曾子所不能名者，萬無斯理。
是所謂代大匠而斲也。其不傷其指者，幾希矣。大抵
朱子以至誠無息為一，仁齋以不雜為一，得徠以仁
為一，其義皆精密，於道不詳者，可以言一貫者也。然
以為解此章之旨，則不可矣。何者，夫子言一貫，未指
果何者也。與雖曰曾子喻諸一唯字，其謂之忠恕者，
亦以已之所見名。子夫子之道也。已，是曾子之一貫
也。設如令朱子仁齋，但徠，值子聖人之時，面受一貫
之訓矣。朱子必喻諸至誠無息者也。仁齋必喻諸不

雜事一者也。但律必論諸仁者也是各以其所見一
貫乎夫子之道猶之曾子之一貫於忠恕也。故諸先
生之一貫而非曾子之一貫也。持此以性欲解曾子
之一貫非即書說說而何也。讀論語者當須從曾子
忠恕之解以求一貫之說庶幾不失其義。捨曾子之
解而求因他人之解以通斯章之義也。此之謂道在
通而求諸遠也。又仁齋但徠苦病宋儒一貫之解有
類禪家頓悟之說是亦可謂過憂已。夫儒者非禪家
說者以其說以漸修與頓悟二之謂。學者有漸修而
進不假慧解者有頓悟而得之不因漸修者故也已。
如自我言之漸修頓悟必相因以至矣。漸修之極必
有以頓悟亦未有頓悟而不因漸修者也。今曾子漸

修積久之極而有頓悟於夫子之言者其奚有所贊
於聖人之道而非焉哉。果如其說字是儒者之學
皆終身由焉不知其道者而聖人之啓發焉無益於
憤排也可矣。豈唯君子之道迥爾耶。雖若彼學曲藝
小道亦有之其必漸修段鍊之極而後有所頓悟矣。
頓悟者迥漸修之功驗耳。故小事則小悟大事則大
悟有先小悟其小者而後大悟其大者有先大悟其
大者而後漸次小悟其小者。又有大事小事一時悟
解者如焉。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勇者
悟於勇忠者悟於忠孝者悟於孝古人觀舞劍器而
悟筆法其不然乎。過此已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莫不有悟焉。其大小深淺高下之分則亦皆

由其平日漸修積功與資稟高下明暗而不可強也
已豈謂儒者獨無是耶又朱子有曾子一貫主行子
貢一貫主知之說。是蓋以告子貢者以多學發端曾
子則述以忠恕故云爾。然其實皆夫子自言其所躬
由之道則行也皆為其人躬學之有要則學也皆為
其人未能者於此而告之則主悟解也。蓋通言之則
皆為學。知解德行皆在其中矣。不可偏指也。朱註聖
人之心渾然一理而化。應曲當用各不同是善解聖
人一貫之理者也。然謂是當時聖人示曾子之意則
聖人豈敢然歟。朱子意謂是曾子格物功至而得貫
通之妙也。故謂主道體本然一本萬殊之理言之。而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教化川流。即有諸其身體則道

用則義所以聖人言一以貫之也。然自學者觀聖人
之德誠如是矣。加以聖人斯久之意也。是以天自居
也。聖人之恭豈敢為然乎。理雖得也。不得於聖人之
心者。譬則天地之至誠以下。朱註意難言聖人之心
吾能知之。故借天地直據理以明之。而夫子斯曾子
意亦在於明道體本然一以貫之之理。故云爾。是朱
註之意也。然此一節猶是主夫子吾道云。語意言
之。故蒙以譬則之文。蓋至誠無息已下。顯主道體言
之方。說到夫子提示主意之處也。自是之外固無餘
法。暗與本文而已矣。三字法字。及應本文道字。古教
曰一而不雜。則自能致天下之善。而無所不統。是則
一為專一之一也。夫子一貫嘗對多學言之。則徑為

數目之一也故不可從也又論曰忠且恕則可以至
於仁矣豈復有他故之可惑者哉又曰忠恕二者乃
求仁之至要而聖學之所成始成終者也蓋忠恕所
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也是其意以聖人之
心無物感問為則一乃仁也曾子言忠恕所以明至
於夫子之道也是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迺所以
至於夫子道者忠恕而已矣非語意且為仁聖自居
非夫子雅意者審矣又註中之非多學而可能得也
是求一貫於多學之外而非夫子之意耳論語微辨
宋儒以記應辭與否為曾子才質優劣所分之繆者
得之然記者錄應辭不遺正視下文忠恕之言以見
曾子堅契之敏異乎他人也以禍然有詳略記與不

記都無異我則過矣又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
教之以仁云云可謂不知禮復不知仁矣果如其說
也夫子何以不言約之以仁也且既繁矣學之可以
約於此者何與夫子教蘧州曰克己復禮為仁勤於
繁之可以為仁者何與豈以為學者復禮可以為仁
既得仁則禮可復無用也與可謂亂道已又云其謂
之誠者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是解誠之義微乎微
矣然孟子以此稱堯舜湯武則亦不得謂之僅少已
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字有兩義今從喻諸已之說釋之云君子體仁有
長久安良之德者也居天位修天職其終身之所從

事也。莫非行義，有耳矣。所志既於此，而所習亦於此也。宜矣。親慧識智，於是乎發焉。德慧術智，於是乎出焉。君子所上達者，為是已。小人細民也，不能自治，而為人所治者也。躬既無長久安民之分也，則其雜鳴藝，所以從事耕作工賈者，莫非營生殖利焉耳矣。所志既於此，而所習亦於此也。宜矣。親慧識智，每於是乎發焉，亦猶君子之於義也。小人所以下達者，蓋莫不此之由焉耳矣。論語二十篇，屢論君子小人之分，而此最為根本塞源之論。學者所當深思而熟玩也。然聖人之言，雖嚴字君子小人之分也。小人以營生貨殖為心，固其識分，非謂凡小人親慧於利者，皆為莠邪之人也。聖人所以根本塞源嚴二者間也。

或者躬居君子之位，而其心未免小人之歸者，斯之為莠邪之人矣。故深警之所警，在於君子是聖人之意也。如渠小人之親慧於利者，亦奚可責以莠邪乎。孔註曰：喻猶曉也。或喻諸已，或喻諸人，皆可言。孟子曰：四體不言而喻，是以喻諸已者言之也。如大學曰：所藏於身，不恕而喻，是以喻諸人者言之也。如斯章兩喻字，其以喻諸已者言之與，以喻諸人者言之與，未可知也。但以喻諸已者言之，則為親慧之義，以喻諸人者言之，則為誘導之義。此為不同耳。皇朝二疏及朱註，凡諸儒皆以喻諸已者為義，但徠春臺並以喻諸人者為義。二說並通。又一說，君子喻人於義，小人喻人於利，亦通。此但徠春臺較勝。三說皆可通。朱

予嘗借伯夷盜跖之見銘以解此文可謂親切矣但
非本文正義讀者勿歸認朱註曰我者天理之所宜
利者人情之所欲以此為併解兩句對言之意則可
矣欲以此訓我利兩字則繆也已夫天理之所宜豈
唯義而已哉仁禮亦天理所宜惟如利亦天理之所
宜也漫然故且天理莫者不宜焉者如天理而有所
不宜則非天理也已故天理之所宜少成言語不可
從也又利者人情之所欲亦然人情所欲豈唯利已
哉如義亦人情所欲也孟子曰生吾所欲也我亦吾
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云豈非人情之所欲矣故
不可從也如換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字雖非本文
正義猶或為可通然要之義利二字舊不須解易以

緩頰為又園外引程子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訓
喻為知解既非窮義然况好義乃為君子好利乃為
小人如未篤好義則不可謂之君子矣未篤好利則
亦不可謂之小人矣今篤好在喻曉之後是其喻於
義時未得為君子也夫子曷得言君子喻於義矣其
小人喻於利亦然故不可從也斯章唯陸象山所喻
由所習所習由所志之言志習在喻先尤切於喻字
之義於語意亦順今從之且深喻故篤好言君子之
喻於義者猶可也如小人之好利也豈復深喻之故
矣其惟不能明知真利所在故好之不較已園外楊
時說則痛快也哉古義喻字義得之其論依陸象山
亦得語意但徠以喻人之道也義闕紆回然亦自可

通足以備一說但以此非朱註則不可也已其駁伊
川者悖殊甚矣夫深喻故寫好言本文後事其說失
之緩慢耳豈洞見心術之謂也哉又均是人也或謂
之為小人或謂之為君子無他以其心術判然霄壤
故也已脫使君子之心如小人之心心矣君子小人奚
以擇諸雖理人終不能化小人其果何之說也與其
惟不可化之為君子者是也其以謂之小人故古者無
化小人為君子之說未審但徠所徵何書也且化小
人為君子奚其似氣質變化之說也又惡惡之心勝
而先王孔子之仁斷焉伊川為人自如此耳於此章
之義果何所關係也與吹毛求疵無不可言者刻哉
謂之先王孔子之仁斷焉豈不悲乎春臺駁龜山以下

不知利之為利之失高殊不知龜山此言反說知義
之為利耳不知利之為利者不以小人所利為利之
義也如春臺可謂不知言語道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不賢與善惡不同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不賢豈惡人也耶如其不賢乎人將拒我也亦
唯謂之有操券而已矣春臺得之范審曰內者觀操
諸已也按此內者猶車中不內觀之內也及求諸已
之義也不必謂操也後儒多以操察為義善惡之說
所由起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入敬不違勞而不怨

苞咸曰幾微也坊記曰微諫不倦是也人子事父母

父母有過，不得不諫，但當微諷諫，克諧以孝，不容犯
七 顏諤，如於君然也。坊記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
而不怨，可謂孝矣。與此章義正相發。朱註引內則以
釋此章之義，固是。然此章與內則謂之其義互相發，
則可矣。如欲以句，相照字，相貼為之訓解，采終
未免牽合之病也耳矣。此章幾諫二字最重，下文不
違不怨類，要皆包括在幾諫二字中矣。此意惟張振
淵得之，但以不怨為不自悔恨，乃繆也。已幾諫者，不
惟下氣柔聲怡色以諫，微詞以諷，幾諫也。兼說豫而
誘，亦幾諫也。委曲轉移，使親不自知，亦幾諫也。內則
之言，特其一端而已矣。見志不從，不自言不見聽，而
曰見志不從，正足以見其先意承志，克諧以孝，不敢

違忤父母之心。讀者宜察，又敬。不違坊記曰：從命不
忿，是也。諫者，雖知柔委婉，終是諍是非，則或恐易受
違犯，故入起敬也。不違者，謂不敢忤違其親也。內則
十曰：諫若不入者，此見志不從也。起敬者，此入敬也。起
秀者，此不違也。彼文曰：說則復諫者，反繳前文怡柔
之諫。起下文熟諫之端。在此章言之也。必俟親說，然
後復諫者，乃即幾諫也。則說則復諫，元不得貼不違
之義也。朱子曰：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是不違已
之心也。徒不違已之心，奚以見其敬親之意也耶。且
如此說，子直說幾諫之方也。又字為無所用矣。終未
免為牽合強解也。後儒或謂不怨者，不自怨也。亦因
朱說不違已心之義，欲與此相例，遂作此說也。然不

遠不怨並謂不遠然於親其說殊繆也已勞而不怨
勞苦也或勞心或勞形皆是也大抵親有過欲導諸
善道百方開喻庶致允若及委曲營護欲令親不得
罪於鄉閭則不得不勞苦其心志形體也無他以親
各於改過故而已矣不亦可怨矣而有罪引匿無毫
怨父母之心可謂孝矣內則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
流血亦謂勞苦之一端也如欲以撻之流血一事而
竟勞而不怨義則不可矣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春臺外傳曰凡言遊者皆私事非公事也如遊觀遊
學遊事皆是也故此章為未出仕者發也得之太抵
遊者行而無所檢制約期之謂也行無定處之謂未

是何者既曰定處下句奚自得曰遊有方耶遠遊者
越境之遊也鄭玄曰方猶常也皇侃疏引曲禮曰為
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矣是方訓常
者方猶易曰方以類聚之方謂其所遊友朋事業皆
有常則令父母之心安焉邢昺疏曰遊必有常所欲
使父母呼已得即知其處也設若告曰詣甲則不得
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朱
註依之二說並通舊註於有方之義穩當未註於上
文遠字我為切未知孰是父母在子不遠遊者謂遊
出於已意者如出於親令者固不在此限下句遊有
方者謂遊出於已意者出於已意故戒令有定方也

小註家語：不足取已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朱註曰：知猶記憶也。諸家並依之。皇而疏知，極訓識。知以孔安國。不，下知字之解也。然也。莫復有不知文。母年齒者也。朱子難其解，故有此說。然知訓記憶，終未安也已。但其說傳之已久，且從之。一通曰：是夫。子因世莫有不知父母之年者，僅或不知父母之年齒者，衆皆知非笑之，而其人亦知自慙而報然以其至親不可忽略，而不知至親者不可解於心者，故徒知不知父母年齒之為取，而不知事親之最不可忽略而不能順乎親之為大取也。於是子夫子言人之所以不可不知父母年齒之故，以儆為人子者，欲令之

有即此以知者不可解於心者，亦納約自牖之意也。蓋知父母年齒事之至易者也，事親之誠行之至難者也。就其至易者，曉其至難者，因其所能進之，其所未能是夫子之旨也。不可不知者，不得不知之意。舊說視不可如不當，未是。又人所以不可不知父母之年者，一喜一懼之情。在知年之前，而舊說云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是喜懼之情在知年之後，一通較勝如舊說也。不可不知也，下闕過接之語，讀者宜察。然此解古人未嘗有如此說者也。姑錄以俟後賢者云。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朱註盡矣，為政篇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憲問篇子曰：君子取其言而過其行，宜參觀。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得約字之義。失過失之失也。言凡事從儉約而失之者，少也。孔註曰：無憂患語，微紆矣。所以皇疏遂以失國家為說也。蓋誤矣。約以儉約為義，其說最久。班史許皇后傳，或帝報后書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以儉約為義，可見漢人說多若是。是不獨孔安國然也。春臺從徂徠引，不可以久，亦約也。為證。古人單言約，以窮約言者，誠衆矣。但謂窮因為約，亦從儉約轉。則單言易得，謂非儉約矣。且凡句頭有以字者，語意宜與猶用也，謂其所用，以為此事也。困約窮約，豈

可以者也者，也哉。故不可從也。朱註引謝氏曰：不從然，以自放之謂約。是儉約要約，兩意兼取。庚字包括不遺，然約而納之，規矩準繩，即約禮之約而已矣。亦奚容以過失之多少論之耶。終未若孔註平穩耳。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苞咸曰：訥，遲鈍也。皇疏曰：敏，疾速也。其意以聰敏之敏是也。春臺義最精密，諸家多錯會敏訥之義，故欲字不可解也。已前章古者言之不出，取躬之不逮也之語，無異已。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章唯論語微，最得語意者也。朱註云：鄰，猶親也。亦言有助焉者也。但夫子之言，有鄰者，亦因有鄰里相

惟伍井相保之義以相喻而鄰難直訓以助也故曰
猶親也以見多助之義爾蓋有德之人必有同德以
從之舜興之凱二十二人響應文武興十亂景從七
十子於孔子亦然未有有德子然孤立者矣諸家多
捨久而言理者繆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何晏曰數謂連數之數者臺引孔氏證之最確也朱
子註曰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得斯與兩字之意此
斯字與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斯同

此章論事君與朋友之道也。事君之道。不可數也。數則辱矣。朋友之道。不可數也。數則疏矣。此章論事君與朋友之道也。事君之道。不可數也。數則辱矣。朋友之道。不可數也。數則疏矣。



